

第一章

在 Zoo 城，提问是不礼貌的。

早晨炙热的阳光，透着矿渣山¹一般的硫磺色，从约翰内斯堡天际缓缓渗出，径直射进我的窗户。这是发给我的蝙蝠信号²，或者，是提醒我该装块窗帘了。

我伸手遮住双眼——凉爽的清晨已被阳光撕碎，一去不返——掀掉被单，勉强起身。身边，博努瓦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一双满是硬茧的脚露在羽绒被外，就像浮木上的树瘤。这是一双有故事的脚，故事记载着博努瓦如何把他的獠³捆在胸前，然后从金沙萨⁴一路走到这里。

博努瓦的獠，蒙古斯，正蜷成一团毛茸茸的逗号，睡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电脑的 LED 指示灯就在它鼻子底下闪烁。它该知道我的电脑不能碰。这么说吧，我的工作记录十分珍贵，而且并非完全合法。

我双手握住笔记本两侧，轻轻抬起后端（笔记本前端与桌沿平齐，

1 矿渣山 (mine dumps)，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自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是金矿开采地。金矿提炼后余下的矿渣堆积在市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座巨大的矿渣山。

2 蝙蝠信号 (bat signal)，在《蝙蝠侠》系列影片中，一旦天空中打出蝙蝠形状的灯光信号，就意味着需要蝙蝠侠出动了。

3 獠 (mongoose)，一种像猫的哺乳动物，善于捕蛇。

4 金沙萨 (Kinshasa)，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

下面就是地板)。当倾斜角度达到 30° 时，蒙古斯开始往下滑。它¹猛然惊醒，几只提克塔维²似的小爪子拼命抓挠，徒劳地寻找抓手，随即掉下了桌子。在空中，它扭过身来，成功地让脚爪先着地。落地后，它弓起满是花纹的背，龇出牙齿，冲我嗷嗷尖叫。我也冲它嗷嗷尖叫。正相持不下，蒙古斯突然记起还有急事要做：给跳蚤咬过的地方挠痒痒。

于是，獠开始抓挠自己的侧腹，我则弯下腰，躲开从天花板上垂下的绳圈（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像亚马逊丛林藤蔓的东西），轻轻走过铺在地上的腐烂油毡布，走到壁橱跟前。叫它壁橱稍微有点儿高抬它；至于管这间乌漆麻黑、地板翘曲、下水不畅的屋子叫公寓，就着实太奉承它了。壁橱就是个敞口的大盒子，开口处钉了一块从上到下的蒙布，替我的衣服挡灰——当然也替我的**树懒**斯洛思挡灰。我拉开印着俗艳向日葵图案的蒙布。斯洛思挂在木条上，睡眼惺忪地朝我眨眨眼睛，就像一件夹在铁丝衣架中间、怪模怪样的毛皮大衣。他早晨状态向来不佳。

它的皮毛和爪子散发出苔藓的味道。跟塞满楼道的腐烂垃圾和黑色霉菌比起来，这简直可以算是泥土的清新香味了。“极乐山庄”——就是我住的地方，已废弃多年。

我伸手越过斯洛思，拉出一件白色翻领的复古水手裙，搭配牛仔褲和人字拖，最后在一头雷鬼发辫³上系好青柠色的头巾。这种发型便于掩饰我被砍伤致残的左耳。我管这叫格蕾丝·凯莉⁴扮成水兵月⁵。这

1 作者此处用的是男性第三人称代词“he”。

2 提克塔维，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于 1894 年写就小说《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其中有一个短篇名叫《里克·提克·塔维》，讲的是一只名叫里克·提克·塔维的獠勇斗眼镜蛇、保护人类的故事。

3 雷鬼发辫（dreadlock twists），一种黑人发型，头发编成数十根细细的扭转发辫。

4 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美国女影星，后为摩纳哥王妃。以优雅著称。

5 水兵月（Sailor Moon），日本动画片《美少女战士》的主角。

话，与其说是形容这身装束风格，倒不如说概括了我囊中羞涩的现状。我曾是个在独立设计师服装店里花钱如流水的姑娘。可惜，那早已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来吧，兄弟。”我对斯洛思说，“别让客人等久了。”斯洛思重重地打了个喷嚏以示不满，伸出毛茸茸的长臂，爬上我的背，扭来扭去许久，方才安顿下来。早先，我总会等得不耐烦。不过，到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俩的日常惯例了。

我还没摄入咖啡因，所以，过了好一会儿，那持续不断的抓挠声才引起我的注意¹。是蒙古斯，正专心致志地用爪子挠着大门。

我屈服了，拉出两道门闩，掀开刻有魔法的挂锁。这种挂锁用来防备有“沙维”²的家伙，他们有本事溜进上锁的房间。门刚开一条缝，蒙古斯就从我脚踝中间挤了出去，沿着楼道向下，奔向公共垃圾箱。垃圾箱很容易找，整幢楼最臭的地方就是。

“你真该在门上开个猫洞。”床上，博努瓦总算醒了，正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手搭凉棚，眯眼看着我。庞特塔³反射过来的刺眼阳光已经移到了他那半边。

“有必要吗？”我一边回答，一边用脚撑着门。蒙古斯随时会回来。“你想搬来同居？”

“你想让我来？”

“我想说，别自我感觉太良好。”

“啊，你想说的真是这个？”

“还有，别自以为是。”

1 对习惯喝咖啡的人来说，早晨起床后若不喝上一杯，就没法清醒。

2 沙维（shavi），为休纳人（非洲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南部的班图人）的用语，意为“游荡的灵魂”，作者用这个词表示“超自然能力、魔力”。

3 庞特塔（Ponte Tower），约翰内斯堡的摩天大楼，外观为空心圆柱体，高173米，为非洲最高的建筑。

“别担心，*cherie na ngayi*。¹ 你的床睡起来硌得慌，没法感觉良好。”博努瓦伸了个懒腰，露出肩胛处密布的疤痕，还有一大片受过灼伤、塑料似的皮肤，从喉咙一直延伸到胸膛。“早饭你做？”他管我叫“我的爱人”时，只用林加拉语。我正好装作没听见。

“叫外卖吧。”我耸耸肩。

“今天有什么好玩儿的失物？”他喜欢打听别人丢失的各色物品。

“一串钥匙。还有寡妇戒指²。”

“啊，对了，那个疯老太太。”

“是路蒂茨基太太。”

“没错。”博努瓦应着，又说，“疯狂的老太太。”

“快点儿，我的朋友。我得走了。”

博努瓦做个鬼脸道：“还早呢。”

“我可没开玩笑。”

“好，好。”他从被子里钻出来，从地上拾起牛仔裤，又套上一件印着抗议口号的旧T恤。这是他参加中央卫理公会³衣物募捐活动时弄到的。

我从塑料杯里摸出路蒂茨基太太的戒指。为了弄掉粘在上面的下水道污物，戒指已经用“吉客”牌漂白剂泡了一整夜。我拿着戒指，放到嘩啪飞溅的水龙头底下冲洗。这是个铂金戒指，镶着一圈蓝宝石，细细的灰条纹从中间穿过。戒指只有轻微磨损。即使有斯洛思的帮忙，我也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找到这该死的东西。

我一碰它，就感觉到了引力——就像有一根线，把我和别的什么

1 林加拉语（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的一种混杂语言，基于班图语，吸纳了法、英、荷等众多外来词，语法简化）。其意见下文。

2 表明自己寡妇身份的戒指。

3 中央卫理公会（Central Methodist），基督教新教众多教派的一支。

牵了起来。斯洛思放在我肩膀上的爪子收紧了。爪尖嵌进了我的肩窝。

“轻点儿，你这凶猛的小老虎。”我疼得缩了缩身子。说不定，真老虎还比斯洛思更容易对付。可惜谁都没得选。

博努瓦已经拾掇停当。蒙古斯绕着他的脚踝，不耐烦地走着“8”字。

“那么，一会儿见？”我推他出门的时候，他问。

“这可说不准。”我本不想笑，却还是微笑了一下。他探过身来吻我的时候，斯洛思挥爪把他打了回去，不许他碰我。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谁更让人受不了，”博努瓦弯腰躲过这一爪，抱怨道，“是你呢，还是这只猴子。”

“当然是我。”我说完，关上大门，上锁。

极乐山庄楼道里，那些熏黑的墙壁仍留有**暗流**¹的味道，就像在微波炉里燃烧的聚酯纤维²。警方用黄色警示带封锁了楼道，还施加了防止篡改证据的咒语。哼，好像他们还打算回来继续调查似的。在 Zoo 城，哪怕在治安状况良好的日子里，死个动物人这种案子也进不了警方的优先调查名单。大多数住户经过这一楼层时都得走防火梯³。其实，还有一条近路可以通到地面。我有本事找到失物，也有本事找到捷径。

我钻进 615 号房间。自从房子被大火吞噬以来，这儿就一直空着。房间地板上有一个洞。我从洞中爬下，到了 526 室。526 室已经被捡破烂的洗劫一空。那些人撬光地板，拆走管线，偷掉零件——只要能卖钱的东西，一件也没剩下。

说什么来什么。房门口就躺了一个吸毒的，人事不省。某个长着皮毛的肮脏东西窝在他胸口，呼吸急促。我从他身上跨过。“咔嚓”一

1 暗流 (Undertow)，详见下文。

2 聚酯纤维 (Polyester)，一种人造布料，也称为涤纶。

3 防火梯，在建筑外部、通常由金属制成的梯子，供火灾时逃生用。

声，人字拖碾过一个闪闪发亮的破灯泡¹。我那时候，大家吸的都是霹雳可卡因²，最不济也是镇静剂。我穿过连廊，来到相邻的“金屋”，那里的楼梯还能用。呃，可能也用不了。因为，我推开双开的楼梯门才发现，金屋的楼道也是漆黑一片。原来那个吸毒的灯泡就是这么来的。

“哈，这可真浪漫。”

斯洛思咕噜了一声作为回应。

“你尽管嘲笑我好了，别忘了，要是我滚下去，你也逃不了。”说着，我走进黑暗。

斯洛思把我当成了辛西³牌摩托车，爪子在我肩上左捏右抓，越收越紧，直到我下完两层黑漆漆的楼梯，来到灯泡完好的楼层才作罢。这些灯泡恐怕也逃不了被当成大烟管的命运。在贫民窟，这很正常。在这儿，就算是墙里的固定设备也会有新用途。

总算走出了逼仄的楼梯间，来到大街上。我松了口气。时间还早，街上人还不多。不远处，市政街道清洗车正轧轧运作，喷出强力水幕清洁柏油马路，扫净趁夜入侵的不法残余。为了躲避水幕的喷射，一个“残余”猛地朝后跳去，差点儿踩到在她高跟鞋旁边跳来跳去的脏兮兮的麻雀。

看到我，她伸手拉紧牛仔外套，遮住裸露的胸部。我只瞄到了一眼，没法判断这对乳房是雌性激素刺激下生成的，还是用魔法变的。错肩而过时，我感到这个人妖身上延伸出一打细线，连着她丢失的东西。这些线黏在我身上，就像从海葵的触须中走过一般。我不想看，但脑中仍出现了模模糊糊的画面，就像失焦的相片：一个金色烟盒（也有

1 灯泡是下等的吸毒工具，故下文主人公发出了感叹。

2 霹雳可卡因 (crack cocaine)，简称 crack，是一种经过制备、熔点较低、容易产生效果的毒品。

3 辛西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能是名片盒)、一个装褐粉的塑料匣(差不多空了),还有一双缀有亮片的红色极细高跟鞋。完全是风月场女人的装扮。就像从奥兹国回来的多萝西¹,长大后变成了滑稽戏脱衣舞娘。斯洛思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我拍拍他的胳膊。

“跟我们没关系,兄弟。”

他太敏感了。叫天赋也好,诅咒也罢,总之我这种才能实在麻烦。因为每个人都丢过东西。一到公共场合,我就像走进了一堆缠在一起的翻花绳²,或者说,就像有人在精神病院分发线团,还让病人给每样东西都系上无数线绳,连到医院里其余所有物品上。某些人身上的失物线就像蜘蛛丝,又轻又细的一小把,随时都会被风吹走;另一些人拖着失物线则像钢缆一般牢固,只要知道哪根线连着什么东西,就能把它找回来。

有些失物是寻不回来的。比如青春,比如纯真,又比如——很抱歉,路蒂茨基太太——被贫民窟逐渐蚕食的不动产。容易找的东西有戒指、钥匙、情书、心爱的玩具、放错地方的照片、失踪的遗嘱。我还找到过一间失踪的房间。我接活儿有个原则:尽量只接容易找的小东西。毕竟,我自找的最后一大东西是可恶的毒瘾,其结果让我后悔不迭。

我从一个津巴布韦小贩手里买了份有营养的早餐——一支大麻卷。他正在搭摊子,摆出一箱箱的吸管、零食和烟卷。他妻子则解开两只阿玛相戈安袋³,拎出廉价服装和一次性电子产品。这种红蓝相间的编织袋在这一带几乎人人都有,简直就像官方发放难民申请表时顺便也发了这个大袋子:拿着,这是你的临时身份证,这是你的收容证件,还有,

1 童话《绿野仙踪》的主人公。

2 英文为 cat's cradle, 孩童游戏,两人交替用双手将线圈翻成各种花样,散开则败。在中国叫法繁多,有翻花绳、细细线等。

3 阿玛相戈安(amaShangaan),是南非的一个部族,这里指一种编织袋的样式,就是中国最普通、随处可见的大容量塑料编织袋。

别忘了拿上这个劣质尼龙编织手提袋。

我点上一支瑞明顿金烟¹。这种烟的价格只有斯杜伊扶桑牌²的一半。这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刺激。斯洛思在我耳边不满地咂咂嘴。

“别这样，兄弟。一支，就一支烟。我活不了那么长，得不了肺气肿。”就算是肺气肿，也比被暗流卷走来得好。

斯洛思没回应，只在我背上扭来扭去，用身子撞我。我报复地从嘴角吐出烟雾，喷在他不高兴的毛脸上。他猛打喷嚏。

街上忙碌了起来。出租车拉着最早一批上班族横冲直撞。我趁机发广告，把传单压在停在路边的轿车雨刮器下。《每日真相报》旁边的街道已经停满了车。看来，要造出新闻来，非得起个大早不可。

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放了传单：本地图书馆、超市，还有希尔布劳³的墙上。在图书馆和超市，我的传单夹在一堆招聘有优秀推荐信的女佣和求购二手割草机的广告里。在希尔布罗，则混迹于奇迹疗法、廉价人流术和预言服务的招贴中。

丢了有个人情感价值的小东西？

我能帮你找回来，收费合理。

不找毒品。不找武器。不找人。

我忍着没在大众市场和网上发广告。广告也有自己的命运，自然会找到该找的人。就像路蒂茨基太太。这位老太太是上周六早晨联络我，让我去她位于基拉内⁴的公寓。

1 瑞明顿金烟（Remington Gold），南非卷烟品牌。

2 斯杜伊扶桑（Stuyvesant），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品牌。

3 希尔布劳（Hillbrow），约翰内斯堡的贫民区，以高失业率、高犯罪率与高人口密度著称。

4 基拉内（Killamey），约翰内斯堡郊外相对富裕的住宅区。

这老太太还挺了不起，看到挂在我肩膀上的斯洛思一点没害怕。

“你肯定是做广告的姑娘。请进。来杯茶吧。”没等我回答，她就在我手里塞了一杯油腻腻的伯爵茶¹，随即匆忙转身，走过黑暗齜齜的过道，引我进入同样黑暗齜齜的客厅。

她的公寓上辈子应该是装饰艺术²风格，不过已经多次被品味糟糕的整修给糟蹋了。路蒂茨基太太本人也一样。她的皮肤像甘油皂一样紧得透亮，眼睛微微外凸。我猜她脸部的每块肌肉都注满了肉毒杆菌或者打过激光除皱，所以，每当她想用脸部肌肉表达情感时，眼睛就会凸出来³。她日渐稀少的橙色头发用发胶固定成蓬松的形状，让人想起焦糖布丁薄脆的表皮。

她给的茶尝起来就像放久了的马尿，还从流浪汉的袜子里过滤了一遍。但我还是忍着喝完了。我本想偷偷倒在沙发旁边古怪的塑料兰花里，可斯洛思冲我嘶嘶直叫。

路蒂茨基太太开门见山：“是我的戒指。昨天在购物中心，有人武装打劫……”

我插了句嘴：“如果您的戒指是被偷走的，我无能为力。找回偷走的戒指需要另一种魔法。”

“你能不能安安静静听我说完？”老太太火了，“我躲到厕所里去，把身上的首饰都摘下来。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我是说罪犯，”她很快加了一句，“我无意侮辱动物人。”

“当然。”我回答。我们本来就是罪犯，杀人犯、强奸犯、吸毒者，地球的渣滓。在中国，动物人一般都会被处死。因为，没有比身边跟

1 伯爵茶（Earl Gray），一种柠檬香味的红茶。

2 装饰艺术（Art Deco），1920年代始于巴黎的装饰和艺术风格，以简明的线条、几何图案和鲜艳颜色为特征。

3 打肉毒杆菌或用激光美容，会造成面部肌肉僵硬。

着动物化的灵魂更确凿的犯罪证据了。

“摘下来之后呢？”

“问题就在这儿。戒指脱不下来。我戴了它八年。从那个狗娘养的死后就戴上了。”

“您是说您丈夫？”

“戒指里有他的骨灰。他们把骨灰压成一条细细的灰线，嵌在铂金里。独一无二的戒指。话说回来，我知道遭劫时，戒指摘不下来会有什么结果。我邻居的堂姐就被抢过，他们用一把该死的大砍刀把她的手指砍了下来。”

我彻底明白了。“所以，您就用了肥皂？”

“对，然后戒指就滑下去了，进了下水道。”

“进了下水道。”我重复了一遍。

“我刚才就说过了。”

“请让我看看您的手。”我说着，伸手拉起路蒂茨基太太的手。手很漂亮，稍微有点儿肥嘟嘟。可惜，上面的皱纹和干枯的皮肤泄露了她的年龄，让她脸上的功夫都白费了。看来手部还不能注射肉毒杆菌，抑或价格太高。“是这根手指吗？”

“是啊，亲爱的。这根手指叫无名指，就是人们通常戴戒指的地方¹。”

我闭上双眼，捏住老太太的指头。因为恼火，我用的力气比平常大了一点儿。脑中，戒指的画面一闪而过。一个银色模糊的光圈，在黑暗潮湿的人造物中。我没仔细辨认地点。过于集中精神会造成偏头疼，就像堵车一样。我抓住那根从老太太身上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城市

¹ 西俗，重要的戒指（如订婚、结婚）都戴在无名指上，所以无名指在英文中被称为“ring finger”（戒指手指）。这儿是老太太在讽刺辛西问了傻问题。

中心（应该说是城市地底）的线。

我睁开眼睛，发现路蒂茨基太太正紧紧盯着我，巴不得透过我的头盖骨，看看里面的机关是怎么运作的。越过她那头蓬发，我发现后面的陈设架上摆着一排小瓷像，正俯视着我。有可爱的牧羊女、天使、顽皮的小猫，还有一队弗拉门戈舞者。

我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戒指在下水道里。”

“我还以为我们早就知道了。”

“我讨厌下水道。”这叫熟而生厌。要是我告诉你有多少东西最终都流进了下水道，你会惊讶的。

“真抱歉呀，讲卫生小姐。”路蒂茨基太太又火了，可惜她面部肌肉没法抽搐，削弱了怒火的效果。“你到底要不要这份工作？”

我当然要。于是，我从路蒂茨基太太的钱包里弄到了五百兰特¹定金，还有五百货到付款。然后就不得不跑到基拉内购物中心地下的雨水管道里，浸在及膝深的腌臢里摸索。谢天谢地，总算不是粪便。幸亏粪便走的是另一套排污系统。不过，经年累月的暴雨、垃圾、腐物、死鼠和用过的安全套混在一起，自有它们令人难忘的独特芳香。

我发誓，就算戒指浸在漂白剂里头，我也能闻到那股味道。为了——一千块的酬劳干这活儿，值吗？当然不值。可问题是，作为拥有马沙维²的人，寻找失物与其说是我的工作，倒不如说是我的天职。你没法选择附在你身上的灵，也没法选择这个灵带来的后果。

我在“说说”电话铺子里放下一串钥匙。说准确点儿，是放在那家破烂铺子楼上的小公寓里。店主是个喀麦隆人，看到钥匙非常高兴。有了钥匙，他今早总算可以开店门了。他对我感激不尽，除了酬金之

1 兰特（Rand），南非货币，缩写为 R。1 兰特约等于 0.6 元人民币。

2 马沙维（mashavi），是上文提到的“shavi”的复数形式。

外，还允诺说要是我来他这儿打电话，一定给我折扣价。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东西，穿着粉红色的毛绒熊套装，从店主的两腿间偷偷伸出手来，胖鼓鼓的手指直伸向钥匙，企图抓取。我猜，当初就是这小东西坐在婴儿车里啃咬钥匙，接着又快乐地把钥匙扔进高峰时刻的车流中。找这串钥匙的酬劳是五十块。挺值，也合我的急脾气。像路蒂茨基太太那样的人很少，离我的世界也很远。

我沿着帕克顿¹的帝国街一路走着。经过约翰内斯堡的老教育学院时，过往车辆中有几个司机冲我不怀好意地撇喇叭。我冲他们竖竖中指。这可不怪我，是他们自己要隐居到郊外不见世面，看到个把动物人就少见多怪。基拉内住宅区总算还没被围墙和大门封闭起来。至少现在还没有。

我才刚转过川流不息的牛津街（繁忙的交通总让我太阳穴后头钻心地疼，就像得了脑瘤），离路蒂茨基太太的住处还有好几公里路；突然间，我感到连在戒指上的线松了。

斯洛思懊丧地尖叫起来，长爪子紧紧掐住我的胳膊，掐出了细细的血珠。“我知道，兄弟，我知道。”我安慰他，跑了起来，手攥成拳，把那冰冷的金属圈握在手心，仿佛这样就能增强那根线的联系似的。但我感受到的只有自己微弱的脉动，那根失物线仍不断松散开去。

我们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哪怕丢失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找回来，失物线也还在。有一次，某个打算写书的家伙一不小心，让手稿被风吹过了埃莫兰夏大坝²，掉进了水库里。即便如此，我也能感受到他和融成水浆的手稿之间坚固的联系，就像一条干枯的脐带。

路蒂茨基太太住所附近停了一辆救护车，还有一辆警车。在脏兮

1 帕克顿 (Parktown)，约翰内斯堡的郊区，靠近希尔布劳。

2 埃莫兰夏大坝 (Emmerentia Dam)，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大水库，也是风景区。

兮的米黄色墙壁衬托下，闪烁的红蓝色顶灯分外醒目。斯洛思呜咽了一声。

“不会出事的。”我气喘吁吁地说着——其实，该死的，我心里清楚得很，出大事了——双腿一软，倒在一帮伸长了脖子看热闹的路人旁边。我大概抖个不停，因为有人扶着我的胳膊肘，问道：

“亲爱的，你还好吧？”明摆着，我一点儿也不好，竟然没注意到如此惹人注目的两人。一个身材瘦长的天使，背后竖起一对巨大的灰色翅膀；还有一个精心修饰的矮个子男人，身边跟着一只马耳他狮子狗。狗的毛发被染成可笑的橘色，跟男人的围巾相配。扶着我的正是这个男人。他戴着一副看起来挺贵的眼镜，身上的西服跟他有棱有角的大背头一样锃亮醒目。他脚边的狮子狗拴着狗绳，木呆呆地看了我一眼，下意识地拼命摇着尾巴。好吧，就算斯洛思有一千一万个不是，总比这个自动马桶刷强，也比秃鹫强——那女人肩膀后面时不时露出个丑陋的秃脑袋，伸伸缩缩，梳理翅膀下面的羽毛。

女人一身中性打扮，年纪很难判断，大约在三十二到五十八之间，头发剃得像做化疗那么短，一簇一簇紧贴着头皮。眉毛拔得太多，只剩细细的一条，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把自己往丑里扮。她穿着白衬衫配灰色铅笔裤，足蹬马靴。衬衫袖子卷起，胸口系着皮带，背后束着挽具，让笨重的秃鹫停歇。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问带狗的男人。

“有人被杀了。”男人用手掩着嘴巴，作出说悄悄话的样子，声音却大得要命，只怕别人听不见，“是二楼的老太太。场面真可怕。不过，据说她保养得很不错。”

“警察怎么说？”

“还没说。”女人开口道。真没想到，她的嗓音竟然醇厚低沉，就像爵士歌手。听口音，她是东欧人，可能是俄罗斯，或者塞尔维亚。

她说话的时候，梳理羽毛的大鸟也停了下来，伸长脖子靠在女人的肩膀上，满是皱纹的脑袋依偎在女人胸口，又长又尖的喙指向她的髋部。大鸟的喉部垂着红色的嚙囊，就像瘪塌塌的睾丸。原来不是秃鹫。女人伸出一只手，温柔地放在非洲鹤的斑点脑袋上，就像抚慰孩子或情人。

“那你怎么知道是谋杀？”

马耳他男傻笑一声。“你知道吧，大多数人的马沙维跟他们的动物并不相符，”男人说，“不过，阿米拉例外。就像她肩上的鸟一样，她也会被腐肉所吸引。她最喜欢谋杀现场，不过连环车祸也不错。对不对呀，宝贝？”

非洲鹤女微笑着默认，如果她轻扯嘴角的样子算是微笑的话。

急救人员在门口出现，抬着担架，上面放着个密封的灰色塑料尸袋。他们把尸袋抬进救护车。“请让一让。”我一边说，一边挤过人群。急救员放好担架，关上救护车的双开门，挥手示意驾驶员关掉顶灯。死者无须让路。但我还是得问个明白。

“里头是路蒂茨基太太吗？”

“你是她的亲戚？”急救员看来情绪不佳，“如果不是，就别多管闲事，动物姑娘。”

“我替她干活。”

“那么，很遗憾，你没活干了。你该留下，警察可能会问你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吧，甜心，她不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

救护车发出尖利的声响，随即带着路蒂茨基太太上路开走了。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戒指，紧到上面的蓝宝石都印在了我的手心里。斯洛思用鼻子拱拱我的脖子，把脸藏了起来。真希望我能安慰他。

“干得真过分。”马耳他男咂咂嘴，同情地说。

“说得就像你知道似的。”我胸中怒火突起，说，“你是警察？”

“老天呀，我才不是。”男人大笑起来，“可惜的是，”他朝非洲鸮女点点头，“整天追在救护车后面赚不了钱。”

“我们很难过。”非洲鸮女说。

“别难过。”我回答，“我只见过她一次。”

“我能问问，你到底替这老太太做什么吗？秘书工作？跑腿卖杂货？贴身护理？”

“我替她寻找丢失的东西。”

“找到了吗？”

“没有我找不到的东西。”

“啊呀呀，亲爱的，多么绝妙的巧合呀！哦，我说绝妙，可不是说你的雇主死了这事绝妙。这是件可怕的事，别误会。我是说，我们……”

“我们正好有东西要找。”非洲鸮女简洁地替他说完。

“一点不错。谢谢。”马耳他男说，“如果，这是你的，你知道，你的能力，我猜应该是你的能力吧？说不定你能帮我们。”

“你们丢了什么东西？”

“呃，我刚才说要找东西，其实应该说，要找人。”

“抱歉，没兴趣。”

“可你连详细情况都没问啊。”

“不用问，我不找人。”

“我们愿意付很多钱。”女人肩上的非洲鸮伸展了一下翅膀，露出黑色羽毛上的白色斑点。我注意到，鸮的翅膀被剪短了，腿也被砍伤了，只留下扭曲的残肢。难怪她得背着它。“比你接的其他活儿报酬都多。”

“唉，亲爱的，你的客户刚刚咽了气，你拿不到酬金了。请原谅我说得直接。如果不接工作，你怎么活下去呢？”

“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真是失误。抱歉。请收下。”非洲鹮女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张挺括的名片，用两个指头夹给我。她的指甲修整得完美无缺。白色名片，死板的白色无衬线字体，浮雕样式，内容就像盲文般凸在纸面上。

非洲鹮与马耳他犬

获取

“这个获取，到底指什么？”

“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蒂珊伯¹女士。”非洲鹮女说。

斯洛思的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还用他提醒。他们竟然知道我的姓——事儿越来越古怪了。他们肯定对我秘密使用了能力。于是我也凝神查看他们丢失的物品，看看能从中发现些什么。

马耳他男身上一条失物线也没有。很少见，但我碰到过。这些人，要么是病态得一丝不苟，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在乎。不管怎么样，这都叫我鸡皮疙瘩直竖。上一个没有失物线的人，是“极乐世界”的清洁女工。她现在已经死了，跳进了敞口的电梯井。

非洲鹮女的失物在我视野里异常鲜明。肯定是肾上腺素飙升，令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缘故。脑袋里的荷尔蒙分泌物大大提高了马沙维的能力。我眼里的图像从未如此清晰——原本是涂了厚厚凡士林的柔和光晕效果，现在突然换成了狗仔队专用的高清变焦镜。

连系在她身上的东西，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一双柔软的黄褐色皮质驾车手套，用了很久，有点儿磨损，其中一只手腕处少了颗扣子；一本缺页的旧书，因为受潮而皱巴巴的，封面也被撕掉了一半，残留

¹ 蒂珊伯（December），是女主人公的姓。

的黑色字体写着“……树”；还有一把黑色的枪，尺寸不大，但很有分量。老式造型，就像七十年代科幻电影中蹩脚的道具。我甚至还能读出印在枪侧的字：**维克多**。

马耳他男没注意到我正小心翼翼地翻检他们的失物。他按住我的肩膀，咧嘴笑笑。那条染色的狗也咧开了嘴巴，粉色的舌头愉快地垂在尖利的牙齿间。“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没有你就做不成。至于报酬，很不错。非常不错。”

“我说不好，不过，我不喜欢让人知道我的能力。”

“但你做了广告呀。”非洲鹳女觉得很好笑。

“我也不喜欢你的态度。”

“喔，别介意，阿米拉就是这样，嘴上不饶人。其实她就是害羞。”马耳他男说。

“我也不喜欢小狗。所以，谢谢，但我个人认为，你们还是回去操山羊的尸首得了。”

马耳他男的脸皱了起来。“哦呀，真恶心。我得记住这说法。”

“拿着这个，”非洲鹳女指指给我的名片，“没准你会改主意。”

“不可能。”

可我终究还是改了主意。

第二章

发件人：利文斯通¹教会慈善机构（邮件地址：eloria@livingstone.drc）

发件时间：2010年3月21日 08:11

收件人：不定向

主题：瓶中信

敬启者：

我叫伊洛莉亚·邦嘎那。我住在 DRC，全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十三岁。全家被杀以后，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做妓女，二是假扮男孩子，去钶钽铁矿²做工。

我运气好，生得瘦小，别人都以为我只有九岁或者十岁。所以，我选择去矿井干活。我能爬进窄小的空间，用铲子挖出矿石，再用小桶筛选。不过，大多数时候我都用手指挖。有时候，挖土挖久了，我的指甲就会破裂流血。

他们说，钶钽铁矿是用来做手机的。我不知道用土块怎么做出手机来，还有电脑和游戏机。你们的高端科技都是用泥巴做的，实在是

1 利文斯通（Livingstone），应指赞比亚的利文斯通市。

2 钶钽铁矿（coltan）：非洲口语对钶铁矿-钽铁矿这种复合矿物的称呼，广泛用于制造高科技产品，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重要的出口产品。此物利润丰厚，也因此引起国内与国际的血腥冲突。

太滑稽了。

我堂兄菲利普说他在金沙萨玩过游戏机。他说，玩游戏的时候，不管是打架、走路还是踢球都只要按按钮就行。实在太无聊了。

菲利普更喜欢足球。我跟他一起玩过，不过那其实不能叫足球，只能叫“三罐”，因为我们只有罐头盒可踢。规则倒是和足球差不多，哪天有机会我可以教你。我们没法再玩三罐了，因为叛军说我们是来这儿工作的，没时间给我们玩儿。我堂兄菲利普想逃跑，他们就从背后开枪射他。他死了，我难过极了。我们都很害怕。

我每挖一公斤钶钽铁矿，能拿到七美分。叛军把我们挖到的矿石放在天平上过秤，但他们肯定做了手脚。教会的女士梅西亚姐妹说，钶钽铁矿的价值是七美分的一百倍。她说他们把我们当奴隶使唤。

梅西亚姐妹是美国人。所以，她说的话我有时候听不懂。这封信是她帮我翻译的，因为我只说法语，英语说不好。她很乐意帮忙，人也很好。她教我怎么用电脑，帮我补衣服，有时候还给我橙子吃。

您可能在想，我干吗给您写邮件？梅西亚姐妹说我们得把这个世界唤醒，让人们睁眼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她让我告诉您，不用担心，我们没打算要钱。我们只是需要帮助。

“虚荣”教会把我救出了矿井。我现在住在梅西亚姐妹工作的孤儿院里。我们的孤儿院碰上了难题。叛军切断了我们的电话，剥夺了我们所有的通信设备。不过，我们藏起了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只要趁叛军不注意，跑到山顶上，就能用这部手机发邮件。

这封邮件就像一封瓶中信。我们把它扔进大海，希望有人能发现。

上面这些还不算困难。真正的麻烦是：孤儿院院长堂吉诃德¹神父被叛军绑架了，他们索要二十万美元的赎金，才肯把神父安全送回来。

1 作者用这个名字，表明院长也是一个堂吉诃德式心肠侠义、坚持理想、不顾现实的人。

堂吉诃德神父很勇敢，也很聪明。他把孤儿院的全部资金都冻结在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里。叛军拿不到钱。但我们只靠一部能上网的手机也拿不到账户里的钱。

我们知道密码，也有授权（梅西亚姐妹说你肯定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所以，只需要一个热心肠的陌生人帮忙就行。

我们需要钱给孤儿院的孩子买食物。这里有婴儿和幼儿，还有受伤和生病的孩子。我们还需要钱支付堂吉诃德神父的赎金。

求求您，帮帮我们好吗？如果你有办法解冻堂吉诃德神父的账户，请给我们转些钱来。梅西亚姐妹说，我们不会让您无偿劳动。她说，我们愿意支付8万美元，作为帮忙的酬金。她让你直接发邮件到 dogood@livingstone.drc。

梅西亚姐妹说，我们一定要祈祷，让这封信落到好心、善良、坚强的人手里。我祈祷这个人就是您。

你忠诚的，
伊洛莉亚·邦嘎那